

網鑑易知錄

三十



綱鑑易知錄卷八七

周之烱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承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理宗皇帝

綱丁酉嘉熙元年春正月以李埴同知樞密院事宜
撫四川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
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李鳴復罷綱詔經筵進

詔經筵
進講通

綱鑑易知錄

卷八七 宋理宗

一

原門ヨシ子氏贈

鑑綱目

綱目有益於治道

講宋熹通鑑綱目發治鑑目錄司馬公晚筆也其書明太簡不足以備歷代賴未舉要補遺胡文定續書也其事固備不足以示後來鑒戒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治道也不少誠為人君之當講也理宗能詔經筵進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不惑他岐者矣直書於綱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師諡

文綱夏五月臨安大火自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進士潘枋方

對策亦以為言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賢上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

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并斥枋姓同逆賊請誅不順

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寃矣綱六

月鄒應龍罷 秋八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

蒙古接士諸路

簽書樞密院事綱蒙古接儒士千諸路且耶律楚材

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

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揚與隨郡考試以

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見七九卷二為奴者亦

合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

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錢鈔也法定均輸

庶政略備民稍蘇息綱冬十月蒙古寇安豐知軍事

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引還自蒙古日溫不花攻黃州

杜杲守安豐

今湖廣黃州府

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

見八五

杜杲縉

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

城上望樓也

杲隨陷隨補完

蒙古合拔都魯斫

斫也

木拔都魯者皆死囚

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

都魯多傷而退會池州

今江南也

州府都統制呂文德突圍

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入魁

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

止八寸

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得虎鹿各一而歸名置

帳下遂果功勞超擢軍職

綱戊戌二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綱

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

鄂州

今湖廣武昌府尋兼督視淮南西路光蘄黃夔施州

綱夏六月李埴卒

綱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綱九月蒙古圍

廬州杜杲敗走之自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

州

今江南廬州府

期破廬後造舟巢湖

見八一

以窺江左於

壕

城下地也

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

杜杲守廬州

蒙古建大樞書院

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垣霸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煉之皆為煨威燼盡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垣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綱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郢州今湖廣武昌府荆門軍見上綱蒙古建大樞書院于燕京日時濂溪見七一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也河北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

其道之粹

歲一

乃收集伊洛

二程氏

諸書載送燕京

今直隸順

天師還與姚樞謀建大樞書院

濂溪著太極圖及周子祠以二程

顯張載楊時游酢朱熹六子配食請趙

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

道學

綱已亥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

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且嵩之既相一時

正人多以不合逐去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

綱

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綱

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似簽書樞密院事綱三月

孟珙復襄陽

孟珙復襄陽目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樊城

見八五襄陽見上卷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

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

襄樊為朝廷根本

不繼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

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

之後就若保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

忠衛軍

蔡州今河息今汝寧府息縣降人置忠衛軍襄鄆鄆州見上降

先鋒軍

人置先鋒軍綱冬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

之卒目與之晚出番潘魚今廣東廣乞銀入然

有大臣風與張九齡廣東韶州府曲江縣人唐玄宗朝賢相齊名異代

贈少師封南海郡即廣州府公諡清獻綱孟珙遣兵禦蒙

古于蜀口遂復夔州今四川夔州府綱以陳垣垣為國子司

業目垣史彌遠之甥也紹定理宗中為太常博士上

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

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名謂曰何為好名

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

陳垣至

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
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
庶以為得師。

綱庚子四年春正月。彗見五卷。見營室。綱臨安大饑。

綱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綱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

撫使。珙遂大興屯田。日珙條具上疏。事宜遂拜四川

安撫使。知夔州。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

回鶻魏人愛里入都魯為飛鶻軍。珙兼夔州路制置

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秬子歸今湖廣荆尾漢

孟珙六
與屯田
宣武軍
飛鶻軍

南陽竹
林雨書
院

口見四十卷八為屯二十為頃田百畝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

八十又創南陽竹林雨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

士。以李庭芝權施州見六一卷九。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

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

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

之綱。夏四月召史嵩之還。綱以杜杲為沿江制置使

知建康府綱。秋九月喬行簡罷尋綱。冬閏十二月李宗勉

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樂叟簽書院事。范鍾參知

政事

復盛五
賢詔

綱辛丑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目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見八四卷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見七十二卷三十一為萬

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

南伯載鄆眉○今陝西鳳翔府郿縣伯頤河南伯頤伊陽伯綱三

月趙以夫罷 秋八月求遺書綱冬十一月蒙古主

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自窩闊台立十有

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

烈門為嗣至是六皇后名耶律楚材問之楚材曰此

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

遂稱制於和林城名木唐回鵬毗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為會同之所端平二年城之周圍

五里失烈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綱成都將

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目塔海

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見土卷未隆之守彌旬誓

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欵於蒙古乘夜開門北

兵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同轡音威士聲送

隆之至漢州屬成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

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破盡

為蒙古所屠綱十二月余天錫卒綱蒙古使月里麻

思等來議和至淮上守將囚之發行人所以通兩國

焉今既囚之則是失交鄰之道啟兩國之爭其不可也必矣

綱壬寅二年春正月游侶罷 以范鍾知樞密院事

趙葵同知院事別之傑發書院事綱以徐榮叟參知

政事綱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且蒙古也可邠

顏即律朱哥自京兆今陝西取道商今西安房今湖

陽府以趨三川西川東川今四川潼川今陝

西漢中府遂攻瀘州屬西孟珙遣一軍屯江陵今湖廣

江陵及郢州今湖廣一軍屯沙市城名在荆州一軍

自江陵出襄今湖廣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浮州

屬四川且下合應出戍怒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

重慶府

陳隆之舉家數百口死

孟珙分重慶古

孟珙軍法

開州今四川夔州府開縣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

以徇行示也由是諸將稟命惟謹綱蒙古燕京行省郎

姚樞棄官隱蘇門

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且蒙古牙刺友亦在燕惟事

貨賂以樞為幕長幕府之長分及之樞一切砌拒絕因辭

職去攜家往輝州今河南衛輝府輝縣之蘇門山名在輝縣西南作家

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子張張子

六君子

邵雍邵子司馬公光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

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綱夏五月趙葵

綱六月徐榮叟罷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

子簽書院事杜範同簽書院事定子尋罷綱秋七月

蒙古兵渡淮入揚今江蘇揚州府和二州俱屬江蘇綱冬十月

蒙古陷通州屬揚州府屠其民綱十二月別之傑罷

綱癸卯三年春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日初玠

家貧落魄補志貌無行亡命見二五走揚州上謁趙

葵葵壯之畱置幕府見四一俛帥舟師沂素○道流

淮人河抵汴見三四所向有功累推准東制置副使

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麤人斤為噲伍韓信黜後居常

快快羞與絳灌等因過樊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

綱監易知錄卷八十七宋理宗九

噲伍

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帝曰鄉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

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時蜀地殘破兩川
東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

蜀余玠治

擅辟壁舉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耕弊

政遴選守宰築指賢館於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

接隨其材而任之遂於利利州今四川保聞郎不厭

寧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川屬四川城營山渠州今

渠州今四川城舊治瀘州見城神臂

山其他因山為壘基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車

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綱三月蒙古中

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目乃馬真氏稱利與都刺蘇

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

填楚材諫不聽憤悵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

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

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

邁迥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

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

耶律楚材名言

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元文宗初贈太師追封廣寧

王諡文正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同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日

余玠城釣魚山

綱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且播州今四川冉璉

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闕帥辟名皆

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

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開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

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踞物而坐以望望白土

也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講

見玠屏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悲

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屬重慶城乎玠不覺

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

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在合州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

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

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

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

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諂進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鈞魚城成蜀始可守

綱甲辰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
月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
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
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綱三月以金淵簽書樞密院事綱夏六月賜禮部進士

夢炎及第

發綱目凡書賜及第分注或載其同榜之

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一時猥鄙而不足紀所士之策或一時浮靡而不足錄耳不然綱目何以但書雷夢炎及第分注皆削而不書哉故後夢炎用事皆國降元則其素之風節已可見於此矣此綱目書法之深意也
綱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綱秋九月詔起復

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

傑

大學士黃愷伯等上書論

之不報目先是黃清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

深姦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眾及其父彌忠疾亟嵩

之請告

謁請也休假日告

許之翌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

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

徐元杰
諫起復

史嵩之

黃愷伯
等劾嵩之

扶。翅。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嵩。之。憾。之。帝。不。聽。於。是。大。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隨。揮。將。士。心。以。厚。貨。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去。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屬。形貌

璫。當。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下。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震。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遊。士。之。籍。綱。冬。十。月。以。

正論乃國家元

劉漢弼為左司諫目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綱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目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

綱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

杜範首上五事

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會嵩之亦自知不為眾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綱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目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笑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輪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

劉漢弼為左司諫目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
 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
 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以漢
 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
 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名善
 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綱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目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
 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
 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

正論乃
 國家元

綱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

杜範首
 上五事

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會嵩之亦自知不為眾論
 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綱十二月以范鍾杜範
 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目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
 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笑得竊威福
 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
 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
 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給衛不當為徇私
 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

自貴近始考封椿見八五國用出入之數而補室其

罅漏求鹽筴策楮幣變更之日而斟酌其利害仍乞

早定國本以安人心綱以孟珙兼知江陵府且珙至

孟珙措

江陵今湖廣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疽去

如荆州府下溼之地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

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際去無限隔乃脩復

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疽

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

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渠蓄泄三百里閒

渺然互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

之

綱乙巳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

院事夏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綱六月工

部侍郎徐元杰暴卒目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

收名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悲益六月

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

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

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

蠻烟瘴

雨在朝

廷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七

宋理宗

兩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

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丙汰

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

三人復叩閣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

緡民○錢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人相八十日卒元

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飭

住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

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置於應辦誠恐

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莫之

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轡參力也王

事以收桑榆見二十卷六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

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綱冬十一月以陳韓同簽書

樞密院事十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

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綱丙午六年蒙古定宗春正月朔日食綱二月范鍾

罷夏六月以陳韓參知政事綱秋七月蒙古主貴

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

地朝政猶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於江吉宿滅禿里之綱九月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以賈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七

宋理宗

去

似道為京湖制置使目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

在軍中參佐部曲見十三卷論事言人人殊珙徐以

片言折衷眾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

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士面色凜然無敢涕

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凡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

絕滋味尤遠歲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諡忠

京湖宋室之根

襄發吏稱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故卒而具其

明官爵以予之蓋京湖宋室之根本江南之要衝

誠宜擇人以制置也今乃以落魄無羈不學無術之

淮之境此綱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嵩之服除有

其驗耳綱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等論之遂命致仕綱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

綱丁未七年夏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

同簽書院事游侶罷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

兼樞密使綱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陳韓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葵兼知建廣府

綱戊申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韓兼知潭州后斡兀立

海迷失稱制見上月貴由年四十三卒廟號定宗皇后斡兀立

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列門見上聽政諸王大臣

皆不服綱秋七月王伯大罷

綱已酉九年春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趙葵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徽由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夏五月陳韓罷冬十一月應徽罷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院事史宅之卒

綱庚戌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李

曾伯為京湖制置使似道兼知揚州曾伯知江陵府綱趙葵罷自言

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

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見六六

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仁宗朝之言而自

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潭州今湖廣長沙府綱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

還目玠帥蜀慷慨自許數年之間邊境稍息寢以驕

恣而鄭清之再相因從勇也其進兵於是一

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今陝西漢中府遇蒙古將汪德臣

鄭鼎無功而還

綱辛亥十一年蒙古憲宗夏六月蒙古主蒙哥立目

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

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

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

聞之今失烈門故在而議欲他屬視將置之何地邪

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於闊帖兀阿蘭之

地追尊其考拖雷見上卷為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

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見

八卷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

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

歸一兀良合台速不臺見上卷之子也綱秋七月蒙

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目詔凡

軍民在漠南見十七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於金

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見上忽必烈遣趙璧名之樞

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干言上之首陳帝王

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

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

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名問樞因言於忽必烈曰

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

為後必有閒諫之者矣不若維持兵權凡事付之有

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綱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綱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綱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綱蒙古

忽必烈置經畧司於汴分兵屯田自忽必烈從姚樞

之請置經畧司於汴見上卷十四以忙哥更天澤楊惟中

趙壁為使俾屯田唐鄧見同上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

戰退則耕廣姚樞諫行言聽足以慰其行綱蒙古號

西域僧那摩為國師

綱壬子十二年春二月蒙古主蒙再徙諸王于邊殺

定宗后斡元立海迷失窠矢烈門干沒脫赤綱夏六

月聞浙大水綱蒙古分漢地封宗屬曰蒙古主以中

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金南京今河南開封府關中今

西府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從無常上薄水淺不

若關中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

河南懷孟見六回地狹民夥胡果反可取自益由是

盡有關中河南之地

綱癸丑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禕其為皇子

封永嘉郡王日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

姚樞失出處節義

是乃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見八五子孜為皇子

賜名禮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綱夏五月召余

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目初利州見上都

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又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

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見同夔帥所部兵迎

謁班聲如雷江水為去聲沸費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

調上聲支寒掉也四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

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

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

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

眾夔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

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

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

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姓至是求

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伍心帝惑之世安乃

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

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

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名之帝不答清叟曰

儒者乃有此人

余玠斬王夔

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名之或不至邪臣度鐸玠素失

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名而以知鄂

州見上余晦為宣諭便綱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

余玠置之長城

暴卒玠聞名不自安一夕暴疾卒廣余玠者蜀之長

蜀豈復為綱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

綱甲寅二年夏六月詔籍余玠家財且待御史吳燧

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

竊帑庾之積悉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

孫遂認錢二十萬徵之累年始足廣玠立功西蜀不

有私藏亦當付之八議况無平糶為非義也分注徵

之累年則其子冒認明矣理宗於國勢日促之際而

待功臣如此則凡欲立功者綱加賈似道同知樞密

孰不為之解體哉此舉失矣院事綱名余晦還閩月以李會伯為四川宣撫使置

司夔州且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

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陛下大有為

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暄浮薄不堪任重余晦

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

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

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名晦還董槐上

疏請行且請願重兵置司夔州見上以固荆蜀輔車

之勢左傳僖公五年輔車相依注輔煩輔車牙車帝以槐言事無隱方嚮

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代晦綱秋九月殺利州見上西

路安撫使王惟忠目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

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

大理獄勘官陳大方燬成其事遂斬於市血上流而

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方亦死綱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目

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

子聞名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

仁暴之旨為對忽必烈善之日為廉孟子又一日與

諸貴人較角射連發三中眾驚歎曰其文武材也忽

必烈以京兆即關中分間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

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戍羌尤號

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境內大安

綱乙卯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從起居郎牟子才之言也

綱二月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目衡懷慶

今河南河內今懷慶府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

綱益易口承卷八十七宋理宗

余再五來血上流而色不變

廉孟子

正月迅雷

書疏義

易王弼說

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
 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
 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
 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小筮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
 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
 往來河洛閒從柳城故城在直隸永平府西姚樞得程朱氏書
 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見上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
 以道自任賞語去聲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
 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盡
 一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浸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

進學之序自小學入

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
 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
 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嘉幸於是郡縣皆建
 學民太化之綱三月以王埜野簽書樞密院綱雨土
 綱夏五月四川地震聞浙大水綱六月以丁大全為
 右司諫目大全鎮江今江蘇鎮江府人面監色為戚里婢壻
 負寅緣間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
 蕭山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

三不吠

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大綱罷監

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天錫以言事忤宜

董宋臣盧允升故綱八月王埜罷綱以董槐為右丞

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院

事杭處上元定之係也綱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置司

重慶今四川綱夏四月加賈似道參知政事綱五月

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且天祥以生天不息為對

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右

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宮直太學生陳

宜中等于遠州目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

安國家者無不為時帝年渡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

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竊弄威權帝

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

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鐸槐終

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

可近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

理宗親拔文天祥為第

六君子

臺檄吸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而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徽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綱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礪盤簽書樞密院事。綱九月監察御史朱熠揖乞汰冗冗本吏不報。巨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

景德真宗年號慶曆仁宗年號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

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綱冬十一月以張礪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自時間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閭馬丁當國勢將亡綱蔡抗罷

八字書朝門

綱丁巳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名吳淵

參知政事淵未至卒淵自荆湖制置使名還未至卒綱蒙古罷忽必

烈開府命阿蘭答兒行省事于京兆目或纒忽必烈

得中士心蒙古主遣阿蘭答兒行省事於京兆見上二三

劉太平佐之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

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死主

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

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綱夏六月馬天驪罷綱

秋八月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里不哥

守和林綱冬張礮卒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

綱戊午六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綱二月以

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目光祖為沿江制置辟壁也舉也

名僉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今湖廣荆州府以汪

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綱夏四月程元鳳

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綱秋九月蒙古主

蒙哥人劍門見三三卷十七冬十一月陷鵝頂堡諸城綱林

存罷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綱十二月

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蜀目詔光祖移司峽

姚樞遠識

州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

六郡鎮撫向士璧移司紹慶

今四川重慶府

彭水縣

士璧遂進師歸州

屬荊州府

與光祖迎戰房州

即房縣見

上八蒙古少却綱蒙古主蒙哥入閬州

見上

守將楊大

淵以城降

綱已未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

川宣撫大使

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綱二

月蒙古主蒙哥圍合州

屬重慶府

王堅力戰禦之綱三月

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夏六月文德及蒙古史

大澤戰于嘉陵江

在合州

敗績綱以朱熠參知政事饒

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于合

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目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

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燈外城堅率

兵逆戰遲明

猶黎明也

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

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

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亦卒

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樽

位○樽小官也

負之北行合州圍解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

度使綱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

陳元桂 死節

鄂州今湖廣武昌府綱以戴慶炳可發書樞密院事綱蒙古

陷臨江今江西臨江府知軍事陳元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今江西瑞州府綱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

師綱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時蒙古假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

綱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目潛既相首言鄂渚

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儉織士設為

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

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

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齊要金請泰來等尋小母

推省 踏○詩小雅嗚呼有背則相憎 國事日非浸淫

至於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

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

等羈雜管州軍帝不聽綱即就拜賈似道右丞相兼

樞密使軍漢陽今湖廣漢陽府以援鄂綱以趙葵為江東西

宣撫使綱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見上綱閏月

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時

潭州綱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目

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

賈似道 乞和于 蒙古

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

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請稱臣割江南

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亦聞阿藍荅

兒等謀立阿里不哥乃許之遂拔砮而去遣張傑間

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綱十二月蒙古兀

良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綱庚申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春二月蒙古兀

良合台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顛去聲

軍後卒于新生機綱三月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名以

道還朝目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

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

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名

八朝

賈賊為國招敵

雲間張氏曰嗚呼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抑觀賈賊自移鎮以來蒙蔽朝廷屢以退賊邀功為言其計不亦對乎夫何朝廷昏闇卒是其言而賞之也觀其於蒙古之兵畏之如虎一聞其至則心戰股栗恨無地以容身適會蒙古自有他故而班師則潛窺其遠去或殺其殿兵或殘其俘卒掠為己功以聞於朝而其稱臣納幣之恥則匿而不聞焉是以蒙古之心以為向既納幣稱臣以求和今又殺俘我軍士是何詭譎而轉展無信邪故蒙古加兵之心

愈堅而宋人之國愈不可為也已故曰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

白氣如匹練五天

綱白氣如匹練五天發徽宗之時書赤氣五天此書也觀綱目之所書始可以音徽宗見上綱夏四月蒙古

知天道人心相與之機矣註四卷十二綱夏四月蒙古

古主忽必烈立目忽必烈北還時諸王合丹莫哥塔

察兒俱會於開平寶祐四年九月蒙古主蒙哥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

以劉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濠水旭烈見

卷十亦自西域遣使勸進勸勉進上惟阿里不哥見

不至廉希憲趙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

發人制逆順安危閒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

之遂即位建元中統綱蒙古名寶默許衡至開平目

默肥鄉今直隸廣平府肥鄉縣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今直

隸大名府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

在潛邸王邸也邸見嘗名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

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

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

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

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

至是復與衡同名綱吳潛罷且初賈似道在漢陽見

失此無以自立於世

以潛移之黃州見上為欲殺已銜恨也之至是帝欲立

忠王見上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史彌遠矯

詔立理宗廢皇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

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奏且云忠王之

立人心所屬祝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

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回頗不測請速召賈

似道正位鼎軸猶言鈞軸樞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吳潛忠亮剛直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

綱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此目似

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去聲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

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

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

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

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

在軍中嘗海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

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

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綱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

蒙古初定官制

綱監易印錄

已求諸事革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間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宜撫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官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宜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音閣音一代之制始備註都網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

慶河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院事 蒙古以廉

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副之網蒙古阿里不哥稱

帝于和林見上網五月饒虎臣罷 戴慶河卒以沈

炎同簽書樞密院事網蒙古以王鶚諤為翰林學士

承旨且鶚金正大金哀宗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

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破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

于保州今直隸保定府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至是

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興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李

昶唱王砦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

校官蒙古主皆從之網熒惑人南斗見三八且雷五

十餘日網六月立忠王祺為皇太子日帝家教甚嚴

太子雜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

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脯補平聲復至榻前起居問

熒惑人南斗理宗家教甚嚴

賈似道
關郝經
廖瑩中
撰福華
編

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
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為常例綱秋

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瑩聲經來脩好去聲賈似

道幽之真州且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

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

來脩好以郝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

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於

真州今江南揚州府儀真縣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運

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歛兵誤國又數期上

書於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

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雜去聲欲以動經經

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

終不能汝能不幸宜忽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

殆不遠矣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詣淮東制司訪問

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

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廣蒙古遣使以

善矣賈賊不庚未之將亡危如朝露反拘其行人果

何義哉噫南宋之亡也理宗啟之而賈賊促之也於

蒙古乎何尤繼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冬十二月蒙古

號西僧八思巴為國師

芸經樓綱鑑易知錄卷八八

周之明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理宗皇帝

綱辛酉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

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且帝手詔曰虎闥

國子監也

胄王制凡入學以齒胃胄子也

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尊

見四

綱鑑易知錄

卷八八 宋理宗

一

二卷 釋菜 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

十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初既興禮樂之器即用幣於

以告此器之將用也菜菹藻之屬 之事我朝俱未

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

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

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

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

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

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綱二月朱熠罷 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

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事 以俞興為四川

制置使 蒙古聽儒士被俘 見上 者贖為民綱五月

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綱蒙古以姚樞為太

子太師實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

拜 衡等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

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

孟 綱六月潼川 今四川 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 屬四

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且初賈似道

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摺 均

聲 職也拾 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

人心一
正聖道
大明

許彪孫
死節

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膾計邊賈興

遣吏下整整訴於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

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蒙古以整為夔今四川夔州府路

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

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

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仰首而死

許彪孫不草降表

雲間張氏曰劉整之叛信有罪矣然原其所自亦非其本心也乃似道迫之也嗚呼似道驅良將以資敵人是猶撤籬籬以延盜入室也欲求責資之不喪得乎

綱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今廣東綱八月俞興討劉

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以汪萬

里同簽書樞密院事綱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

士璧自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汚滅一時閣臣

且怨士璧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

州今福建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見上卷

史嚴之見上卷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

所費九多至是逮見十九卷至行部責償幕屬幕府僚屬方

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

徵之潭見同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今江西謝枋得

以趙葵檄吸○移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

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宜撫自償萬緡民○錢餘不能

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

謝研得上書買似道

見五卷二卵而棄千城豈可聞於鄰國見五卷遂得

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見上卷出知和州屬江堅

鬱鬱而卒綱冬十月沈炎罷 蒙古主忽必烈擊阿

里不哥千昔木士敗走之。十二月以何夢然參知

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 江萬里罷

綱王戊三年蒙古中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錢百萬建第於集呂文德復瀘州且劉整率所部

入朝於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為江安軍綱蒙古

脩孔子廟二月皮龍榮罷龍榮仇直不肯降綱臨安

饑且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內府有積粟

馬光祖請榮王發粟賑民

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于客次王不得已見

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飢

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

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

祖遣吏分給活飢民甚衆綱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

綱監易知錄 卷八十八 宋理宗

炭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

月蒙古殺王文統曰壇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

志至是名其子彥簡於開平見上卷脩築濟南今山東濟

南益都今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等城壁遂以漣漣水今江南淮

海今淮安府海州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李全見

十詔授壇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

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

蕘蕘通好去聲於壇事覺被誅綱以孫附鳳簽書樞密

院事夏五月馬光祖罷蒙古史天澤圍李壇于

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夢

至山東不綱封陳光昂炳為安南王陳日昃傳位於

敢進而還其子光昂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昂為安南王加日昃為安南

大王然光昂實遣人請降於蒙古亦加封而日昃見八

綱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賈似道使劉宗六卷二八

也綱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蒙古陷濟

南李壇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為山東經畧使九月

蒙古以阿木為征南都元帥綱冬十月以楊棟簽書

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蒙古命阿合馬領

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綱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

李壇死節

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道死

綱癸亥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

田 詔買公

丞綱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且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以楮作幣富民困於和糴思

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治杭州府

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待御

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絳張希顏上

疏言二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

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

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

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

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臨併詭析後將官戶

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

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餘軍

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

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

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訢銀為簡閱

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

徐經孫 條具公

田之害

陳茂濂
不負徐

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

舉陳茂濂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今浙江嘉興府聞經孫

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

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

方興權俟秋成績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

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

帝乃趣促似道出視事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

綱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建太廟於燕京命僧綱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綱秋

於樊城

七月置權場十四卷三三于樊城卷四劉整言

於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還

以玉帶餽之求置權場於襄陽見同城外蒙古從之

至鄂見上卷二九請於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

信安豐見上卷二等處權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

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且可因

以通好去聲文德為請於朝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牆

於鹿門山在襄陽府城東南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堡小城蒙

古又築堡於白鶴亦山名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

援時出兵哨中吹角軍掠襄陽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
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
及惟自咎爾。

呂文德
誤國之
罪

增公田
官

靜軒周氏曰自置權場於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權場文德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所以志其失襄陽之漸云

綱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綱甲子五年蒙古五年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今江蘇

州諸路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擊衡平江嘉興安吉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高饒者充應綱何夢然罷夏五月

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

同簽書院事綱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

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見五卷日彗星十三出柳光

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

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

間愁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日言事

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公田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

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

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

兩宋一

蒙古都

綱鑑易知錄

卷八

人言由是公論頓沮綱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

遠州廣汴宋之將亡也放大學生鄧肅歸田里南宋

義之將亡也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於遠州

彼儒者之獲無辜固不暇惜而音鄧肅見七

當時國家自底滅亡亦可悲矣註五卷二十一目葉李

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

良貴摺撫見上以罪黥配李於漳州見上規於汀州

今福建汀州府綱蒙古阿里不哥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

治其黨不魯花等伏誅綱楊棟免 八月蒙古以劉

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綱蒙古入都于燕巨劉

秉忠請定都於燕見八二綱九月歲建寧府屬福建教授

謝枋得干興國軍巨枋得考試宣城今江南及建康

今江南江寧府今江蘇摘賈似道政事為問且言權姦擅國敵兵必

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

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綱作銀

鹽自賈似道以物貴由於楮楮賤由於楮多乃

更造銀關關見七九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界見六

六交子會見八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

二卷十會子

珍貨收弊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

綱鑑易知錄卷八八宋理宗

作銀關

開

子錢鈔也〇界

該算割之法一文一錢
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文

楮益賤綱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上帝廟號

理學復
始百自帝

度宗皇帝

名禛榮王與芮之子初封忠王理宗無嗣立為太子在位十年壽五十三歲而崩

帝荒於酒色拱手擢奸喪師失地殆無虛日賈似道方且粉飾太平天怒人怨

綱之五度宗皇帝咸淳元年元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廣度宗即位之初而首歲首月首日遠兩日義食天變者此強敵吞噬之象也可畏哉

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藥

簽書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

封魏國公且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楨之

已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

已事而退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

攻下沱駐○鎮名在湖廣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

詔起之似道乃玉綱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

綱鑑易知錄

卷八八 宋度宗

十一

度宗咨
拜賈似
道

燭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院事綱秋八月蒙古
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
不許目安童木華黎見八五卷三三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
古主以其幼未更耕事名許衡於懷孟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見上
二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許安童親
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綱十一月
以雷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綱丙寅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江萬里罷目賈似道以

去要君帝至拜雷之萬里以身依挾持帝帝自古無
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

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
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
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綱夏四月姚希得王燭罷綱
五月以王燭參知政事雷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
簽書院事目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蠱
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論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
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綱秋七月蒙古以張
德輝參議中書省事目初德輝在史天澤幕見四一

包恢政
聲赫然

下蒙古主在藩邸見四八聞之名見問曰或云遼以

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

親睹宰執皆武弁便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

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

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

蒙古主為儒教太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

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綱丁卯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且后會稽

今浙江紹興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理宗

中父昭孫沒於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

爾父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

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去聲大臣曰全氏女言

辭甚合善也宜配家廟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妃綱帝

釋菜見上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

司馬光于從祀且又升顓孫師於十哲追封雍新安

伯發理宗在位而崇儒重道之心隆度宗嗣位而崇

子明從祀可謂父作之子述之善繼而善述者矣宋氏

亦立國江左厭厭不振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故蒙古

忍加兵又非吾道之功也哉綱蒙古許衡謝病還懷

綱監易口象卷八宋度宗

儒教太宗師

淮湖之民九可念

四賢配享二子從祀

崇儒一節差強人意

蒙古許
衡陳四
事

以大學
修身為
本

孟子衡陳時務四事。一日立國規模。二日中書大要。三日為君難。四日農桑學校。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約以大學修身為之本。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上見綱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且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賈曰：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在杭州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其

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砌決於館客。廖料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壁。舉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升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猶言無極

莫敢言者。綱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爚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院事，元鳳

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平聲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
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

綱戊辰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雷夢炎罷綱夏四月奪

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為

東官官自豫章今江西南昌府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

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

人主為聲色之好去聲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

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綱秋九月蒙古阿木劉整圍

襄陽目劉整與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佳

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戰艦自水軍具

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搜○船○日○練○水○軍○雖○而○不○能

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還○城

以逼襄陽綱冬十一月常挺卒行義役法十二

月包恢罷

綱已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廷芝為兩淮制置

大使且兼知揚州今江蘇揚州府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

庭芝大築城壁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

銳軍脩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綱葉夢鼎上疏乞致

武銳軍

書地為船習水戰

琴鶴金丹

住不待報而去目夢果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

衍故事上疏乞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果不拜

綱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綱蒙古遣史天澤益

兵圍襄陽自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

長圍

澤往經畫之天澤至築長圍起萬山在襄陽府城西包百丈

山在府城南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賢上山在府城南虎頭山

一字城

見為一字城聯互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綱二月

蒙古行新字

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蒙古主命國師

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綱三月蒙古軍圍樊

張世傑赤淮圃之敗

于赤灘圃敗績目世傑柔見五卷五之從子從柔成恕杞

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有罪來奔阮思順見而奇之言於呂文德

文德名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綱以江萬里馬廷鸞

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五月

夏魯折城之敗

光祖罷綱秋七月夏魯襲蒙古阿朮于新城敗績綱

冬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便

目文德以許蒙古置權場見上為恨每日誤國家者

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

道以其賄范文虎總禁兵

綱庚午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

大使督師援襄樊綱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

綱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綱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且蒙古主管合希憲受帝師西僧八思巴

戒希憲封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

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

已綱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

且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利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中

丙符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

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

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綱蒙古

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綱二月蒙古以許衡

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且時阿合馬勢傾中外其

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

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

曰卿慮其反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蒙古主以

廉希憲受孔子戒

排當

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

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綱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

文天祥不呈稿

天祥目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

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

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

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綱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

賈似道作牛開堂

一朝入朝不拜目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見士

起樓閣亭榭謝○士高曰作半開開堂延以流塑已

與詳奏開蟋蟀建多寶閣

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日肆淫

樂嘗與羣妾踞地開蟋蟀所狎容戲之日此委國重

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歲累月

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日襄陽之圍

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

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請乞其人誣以他事賜

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綱冬十月詔范文虎

總中外諸軍救襄陽綱十一月蒙古城萬山自是襄

○萬山見綱十二月陳宗禮卒樊道絕

綱辛未七年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日元春二月大饑日

是歲

綱監易口象 卷八 宋度宗

黃辰救
范

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今江西撫州府黃震大書

閉糶者籍疆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眾

綱夏五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今四川嘉定州諸路綱六月

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見上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

綱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目衡上

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

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日用八

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

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斬乃拜衡集賢殿

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

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

許衡教
弟子注

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

如成人愛之如子出人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

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

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

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子遍久之諸生人人

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

道廬魯齋設教之方千古一人而已蒙古始興而綱

義得大儒為之輔佐如此抑豈偶然之故哉綱

綱監易印錄

卷八八 宋度宗

七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目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綱王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元罷尙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

事。綱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且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

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

布帛爾。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今湖廣武昌府庭芝闖去

視也。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卽其地造輕舟百艘，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曉得善戰者二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

矮張竹園張

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隘上張順曰竹園張。

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夜滿下

三刻起碇。計○鎮舟石也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顛

聲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冒斷鐵紐五○紐大索也攢棧同數百轉戰百

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震攝以避其鋒。黎明黎黑也天將明而猶

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堊。勇

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逆流而

上被甲冒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

謹軍驚以爲神

錯鎗本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

之貴入襄陽文煥固雷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鄂乃

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見上赴范文虎

於鄂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撤薩

星椿雖魚鯁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鄂還

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

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息登舟帳前一人亡去

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

復不能銜枚見六五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

流斷縷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見五十八既出險地漸

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鄂兵來會

喜躍而進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鄂兵前

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

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

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

朮於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

撤星椿

二張雙廟

卒四人昇預也對對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

乎此是也守陴皮城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

卒以貴耐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綱六月竄資政殿

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且龍榮舊官僚也知賈

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

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

徙衡州今湖廣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

藥至綱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綱秋九月有事于

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賈嬪胡氏為尼

似道乃還且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

見七十二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

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寧宗故事却輅乘道

遙輦連上聲人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始

臺上聲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

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嘉會門帝固

雷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綱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且廷鸞拒於賈似道力辭相位

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江西入辭帝惻怛久

不許

涕泣出
貴嬪為
尼

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

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語孔棘也天下安危，人

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國不知陛

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義廣

南宋之觀廷鸞三不知之說，豈不為之痛哭哉。南宋亡於此矣，蓋不待匡山之極而後見也。

綱十二

月名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目詔加夢鼎少傅，入相

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嶧盛縣屬浙

府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

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綱癸酉九年元至元十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

范天順牛富死節

富死之。目樊城被圍見上十五年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

為去及肉也富又數明射石書襄陽城中，期呂文

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

新砲法，乃進攻樊城，破外郭郭也張弘範為流矢中其

肘，束創傷也。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

樊則襄出，舟師求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短救兵

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

綱監易口錄卷之八十八 宋理宗

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鎖同以鐵紐見上上

造浮橋以通接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木以機鋸

斷木以斧斷紐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

出銳師薄博也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

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音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

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

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皮將偏將也

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

死綱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月襄陽久困援絕

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

累上書請行上聲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

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

為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

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

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城中洵洵諸將多踰城降

者可里海涯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

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

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欵悉赦勿治且加遷

王福死節

擢文煥乃出降且陳攻郢見上之策請已為前鋒阿

木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

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陲

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綱三月詔城清

口詔城清口目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

書稿一帙於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二言先取

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

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

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綱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

目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

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王恂以輔之蒙古

主以為太子贊善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

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

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

為皇太子綱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

置使趙潛晉為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潛多慮實主於

似道故綱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

大忠于循州自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

摹
人心猶
印板然

詔城清
口

文虎怯懦逃遁見上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

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閩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曩

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見上父子文虎聞難怯

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見上猶可少贖其愆

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

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

天下之忿乞置重典則人心與起事功可圖詔除大

忠名循州今廣東惠州府拘管綱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

自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

孟見上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

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

命諸老臣議其去雷賓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

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

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

墜從之。

魯齋之道通於

雲開張氏曰嗟夫魯齋之仕元猶蘇合之遺糞
穢耳雖然仕宋母乃不可乎曰宋以奸臣亂政
暗主負乘國之將亡不可為也其仕於元豈其
本心哉乃不得如孔孟之周流四歷刻聘羣國
耳噫魯齋之於道雖塞於
時實通於萬世君子幸焉

綱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

綱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

為沿江制置使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

綱甲戌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薄

天子儀衛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綱元以伯顏為中

書左丞相且伯顏事宗王旭烈見上卷三十於西域嘗入

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

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相綱二月趙順孫罷綱秋七

月帝崩子嘉國公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且帝崩

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眾以建國公是長

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顯時年四歲矣謝太后

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綱封兄是為吉王弟昂為

信王是母楊淑如昂母俞脩容綱詔賈似道獨班起居尊皇太

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綱罷京湖制置使汪

立信且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

誠上下交脩以迂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

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愒月玩

皆貪也左傳玩歲而愒日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

汪立信移書賈似道

今日之計其策有三

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于水涯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共可七十餘萬人老弱乘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踞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見五十三卷十處輒參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教日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才斗見十三卷十五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接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義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銜壁輿櫬左傳僖公六年許男面縛衛壁大夫衰絰士輿櫬注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以壁為贄手縛故銜之輿共舉也櫬空棺也君將受死故使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大夫衰絰士輿櫬而從之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香入聲日肯也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綱以朱禩祀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綱八月霖雨天目山

天目山崩

綱八月霖雨天目山

在杭州府臨安縣崩日水涌安吉今浙江湖州府臨安即杭州府餘杭

州府餘杭縣民溺死者無算綱元以博羅權為中書右丞

綱元太保劉秉忠卒自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

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

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

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

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諡文貞綱元史

天澤伯顏大舉入寇天澤有疾而還且阿木自襄樊

既下奉命畧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且曰

臣久在行閒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劉

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

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澤姚樞復上言如

求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遂下詔數上聲宋賈似道背

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木阿

里海涯呂文煥行中書省於荆湖博羅權阿荅海劉

整塔出董文炳行樞密院於淮西兵凡二十萬天澤

至郢見上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綱九月元

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權趨淮西綱冬

邊居誼
死節

十月元伯顏攻郢州張世傑時將兵屯郢力戰禦之伯顏

遂潛兵入漢今湖廣漢陽府屠沙洋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

之綱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目李庭

芝在淮南今江南揚州府庭芝為聞秀夫名辟舉也

置幕見上下時天不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

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哈賓

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

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

官不使去已綱以王爚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爚固辭不許綱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在湖廣武昌府城西

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木襲青山磯在湖廣武昌府城北遂

渡江綱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還伯顏遂會阿

米趨鄂州即武昌府綱宋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禩孫

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權守張晏綱鄂州降元然與都統

程鵬飛以伯顏使行省右丞阿里海涯成忽鄂遂引

兵東下伯顏自率大衆與綱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

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目鄂既破朝

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

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綱詔天下勤王綱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綱陳奕以黃州叛降元綱李庭芝遣兵入援。

芸經樓綱鑑易知錄卷八九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恭宗皇帝名曩度宗次子在位一年元伯顏入臨安執之北行二年殞而南宋遂亡

綱乙亥帝景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葬永紹陵綱

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綱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今江西九江府叛降元綱元中書

左丞劉整死于無為軍今江南廬州府無為州綱知安慶府屬江

南范文虎叛降元目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

夏倚死節

軍伯顏使阿木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

仰藥仰首而飲藥也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綱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目似

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

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

舳廬見四十九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

則開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

總禁兵進次於蕪湖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遣人通呂師夔以

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

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廣分注云似道遣義人通呂師夔以

議和嗚呼天下皆為元有而賈賊綱以汪立信為江

猶以議和為望其愚益可知矣

淮招討使募兵禦元目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端

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今江南江寧府府庫募兵

以接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

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

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見上卷二

汪立信忠義

江南無一乾淨地

七 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

乾子淨地某去尋一井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

既至建康守兵悉潰會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

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

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見八六卷八欲控引淮

漢以為後圖綱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目似

道自無湖遣還元俘見七九卷二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

遺去伯顏復使宋京見八七卷二九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

如開慶約見同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

伯顏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人真則

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

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綱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

使綱元陷池州權守趙昴發死之日池今江南守王

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昴發攝州事昴發

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

諷之降昴發忿氣填膺撐○直日視林林不敢復

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遣人納款而陽

助昴發為守守兵皆歸於林昴發知事不濟乃置酒

趙昴發死節

賈似道以荔子黃柑遺伯顏

趙昂發妻雍氏

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
 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發
 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
 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
 薄博也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
 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意死於從容堂
 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
 息之命具棺衣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
 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綱元主封其子那木罕
 為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于北鄙且元太宗

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貴以來日尋干戈至是

詔封那木罕為北平今直隸永平府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

童總省院之政綱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且天

澤至真定今直隸真定府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

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問計震悼贈太尉

諡忠武追封鎮陽王綱孫虎臣夏貴之師潰會于江

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州軍目賈似道以精

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

夏貴以戰艦成上聲二千五百艘搜○船橫互江中

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見上恐督府

夏貴殊無鬪志

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

伯顏令軍中作大柂同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

諸軍晝夜嚴備

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

岸而進摩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

伯顏命舉五砲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華

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

孫虎臣處過差

方接戰虎臣遠過其妾所乘舟眾見之謹○曰步

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小也舟掠似道

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

鳴鉦見四一收軍舳艫見上萬仞分仞合阿木

以小旗麾將較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

顏以步騎左右掩見二十一之殺溺死者不可勝升計

水為去聲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

沙名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

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

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今江

南揚

蕩

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

似道乃與虎臣單舸歌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

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

之者於是鎮江今江南寧國今江南隆興今江南江

陰見上守臣皆棄城遁太平今江南和州屬江無為軍

節唐震江俱相繼隆元綱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

萬里死之且元軍畧行取饒州今江南知州唐震發

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欵通判萬道同陰使所

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

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

唐震擲
筆不屈

陣皮城眾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冒降震

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

聞襄樊破見上卷鑿池芝山在饒州後圃扁其亭曰

止水人莫論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

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

知南劍州今福建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

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沿中積恣屍如壘翌日

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

江萬里
闔門死

止水

待制諡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諡文忠綱行宮雷守

趙潛棄建康而遁綱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煥去位

目似道至揚州檄文也移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

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

雜議王煥請堅蹕見十一卷四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

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

慶元今浙江寧波府則於平江今江南蘇州府事勢危急則航海幸

閩治福建福州府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雲間張氏曰賈賊上表遷都義固不容誅矣其書王煥去位者何蓋位者居者以賢當其職以死守而不可去者也平蹕則居者以賢當其職以死守而不可去之以圖苟免若王煥者其少人乎

綱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見目時方危急徵諸

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異陳宜中疑世傑

歸自元易其所部軍綱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目勤王詔至幹今江西贛州府天祥奉捧之涕泣發郡中

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

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

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

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

賈賊義不容誅

王煥小

張世傑將兵入衛

文天祥起兵勤王

王

李芾遣兵入援

動瀾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費。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治湖廣長沙府發壯

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靜軒周氏曰是時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將獨張世傑將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三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爾雖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顧不善哉綱目詳書於策所以示由國復讐之義為臣子徇國之勸也其垂訓大矣

三人異名而同志

綱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會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事倪普同簽書院事綱遣元行人郝經還經

至燕卒且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道病元主救

郝經續後漢書

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諡文忠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被雷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荀宗道後亦至國子祭酒綱賈似

道有罪免廣觀分注太皇太后之言似道若無罪者義而大書日有罪者何正天討也書有罪免者何失討賊也目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

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間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

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

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

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

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綱右丞相章鑑

汪立信卒于軍

遁鑑聞元兵日綱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

卒于軍目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

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

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祝祝以家事夜分起

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折

吭綱咽而卒後元軍至建康見上金明以其家人

免或以立信三策見上卷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值

顏歎息久之曰未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

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

汪立信忠臣之

信之喪歸葬丹陽厲賈似道姦臣之首汪立信忠臣

使德祐之君長而賢明則用舍未必如是之顛判而

國事決不至此大書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所

以表其死於王事也綱元博羅權人漣海州見上綱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目或言震謀劫

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

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見十三卷百餘人大闕而

綱益馬口條卷八十九宋恭宗

出射石火箭入宮斫斫也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

奔建康見上綱元伯顏入建康目建康都統徐旺榮迎

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

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

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布平聲敵已扼其

吭見上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

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木分兵駐揚州見上與博

羅懼塔出絕宋淮南之接伯顏分兵四出知廣德軍

今江南今瓜以城降元綱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

文虎使通好去聲息兵綱以王爚陳宜中為左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綱削章鑑官放歸田里

目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

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其官放歸田里

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綱復吳

潛向士壁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目御史陳過潘

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剌戎配翁應龍於

吉陽軍今廣東瓊州府崖州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大董

樸等官綱元軍入常州目知常州今江南常州府趙與鑑遁

滿朝歡

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綱知平江府

今江南蘇州府潛說

友叛降元綱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

兵以拒元目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

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綱有二

二星關一星殞

星闕于中天一星隕綱趣促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

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綱臨安戒嚴曾淵子

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目元兵既近臨

安戒嚴也整兵也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等數十人

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

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

詔榜朝堂

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

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

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卸棄城耳目之

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

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

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

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負國棄予者令

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綱元禮部尚書廉希

張濡殺元使

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且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在蘇州府吳江縣東北張濡部曲上見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傷也死濡倭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

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

安羽至平江被殺綱元阿里海涯人岳州今湖廣

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綱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

江陵今湖廣荆州府江陵縣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荆南荆州府

軍皆陷元授商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綱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

事綱以福王與芮為浙東治浙江紹興府安撫大使開府紹

興綱元阿米寇揚州見上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

才帥兵禦之敗績綱加李庭芝參知政事五月劉

師勇復常州綱賜婺州今浙江金華府處士何基王柏贈

賜何基王柏贈

諡

諡曰基少師事黃幹見八四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

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

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於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

柏年三十始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

遊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

易書詩春秋禮孝經四書及濂洛關閩見六四卷之書皆有著

述至是詔諡基曰文定贈柏承事郎

靜軒周氏曰是時宋步危亡自枚不暇本非可以行清平之事也而賜何基王伯贈諡乃見於

兵亂顛危之口此可見宋仁厚之心崇儒之念雖至於區區亡國之頃猶能如是則其為衣冠禮樂之國顧不信哉綱目特揭而

宋信為衣冠禮樂之國

書之蓋子之也或以為譏則過矣

綱以張珩覺為四川制置副使綱籍呂文煥陳奕范

文虎家綱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日時知慶

遠府屬廣西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已各將兵入

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

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

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其城明日築其堡而我

以文相遜以迹信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

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綱六月朔日食既

晝晦如夜綱成都今四川治也安撫使皆晉上萬壽

以嘉定今四川嘉定州諸城叛降元元以萬壽領西綱以王

煥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雷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綱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綱

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朮戰焦山下世傑敗績奔圖

經山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

見上次於焦山見七八令以十舟為方碇許○鎮江

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

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設者千人載以

巨艦見上分兩翼夾射石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

火矢蓬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

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

軍奔圖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鷓子七百餘艘師勇

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綱放賈似道

于循州籍其家目似道既免二學生及臺諫侍從皆

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

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

遣歸越今浙江以終喪制似道雷揚不還王煥復論

張世傑
焦山之
敗

放賈似
道于循
州

綱鑑易知錄卷八十九 宋恭宗 一百

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於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列者搢紳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見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見五四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屬福建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巖宏與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饒詐貪淫褻驕吝專忍謬

翁合劫賈似道

建寧朱熹講道之闕里

十罪大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如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名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眾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朱子嘗居建寧府建陽縣之考亭學者號為南州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拔荒昧以禦魑魅見六二遂詔責授高州今廣東高州府團練副使循州今廣東惠州府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屬浙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

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向數十人

虎臣至悉屏丙去撤轎蓋暴橫行秋日中午令昇頂對舉

也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斤似道窘辱備至一日

入古寺壁上有吳潛見上卷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

道曰賈團練與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

州今福建洛陽橋在府城東北跨洛陽江一遇葉李

卷八見上自漳州放還見於客邸底李賦詞贈之似道

俯首謝焉綱復皮龍榮官綱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燭

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溫州今浙江且初張世傑之

將出師也王燭謂二相陳宜中宜一人督師吳門看

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殊**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

於焦山燭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

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

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心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

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

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

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

上書言宜中擅權其畧以為趙晉趙與鑿皆棄城遁

劉九臯等伏闕上書

宣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榘潛說友皆以

城降乃受其苞苴見二卷九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

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謫罰而陰

佑之元兵薄傳也國門勒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

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

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

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楫授失宜因以敗事

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初宣中書多專決不

開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駭之書上宣中徑去

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皇等臨安獄而手

詔曰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之奏謂燾與宣中必難久處兼

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知人言者可罷燾

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是歲卒燾清脩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視國勢危

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上論惜之綱元以伯顏為

右丞相阿朮為左丞相目元主名伯顏還至上都面

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

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

木仍攻淮南治江南揚州府阿里海涯取湖南治湖廣長沙府萬戶

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恆等取江西綱以陳文龍同

簽書樞密院專綱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

江府且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五代之亂削

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見五七卷二二之弊然國

以衰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

原陸沈陸地沉溺言中原淪沒也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

建都統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

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今江西南昌府以福建益江東而

建闢於壽同都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以淮西益淮東而建

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鄂州今湖北武昌府隆興取斬其〇今

州州府黃州府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眾乃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諫出於其

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

江府命江南廣信國公之謀畧其條里謹嚴可謂不

者反為迂闊而不綱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江陵見

報宋事不可為矣綱九月元兵陷泰州屬揚州府孫虎臣自殺綱冬十月

信國公
不世出
之高識

文天祥
四鎮之
策

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恕兵綱以雷夢炎陳宜中

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溫州被名以親老

力辭太后自為書遺其母綱元阿里海涯潭州長

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名綱潭州

李芾力戰禦之目李芾至潭元遊騎已入浙陰

沙府湘益陽今長沙府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

結峒蠻為援繕器械時備也芻糧柵江脩壁及元

兵至芾慷慨登陴見上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

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

相藉謝枕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

殺之以徇行示綱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且似道舟次南劍州今福建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

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以不死候有詔即死

十月至漳州今福建木綿庵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

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折地

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今福建捕虎臣斃於獄綱

元阿木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目阿木攻揚久而

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庭

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綱元伯顏渡

李芾守潭州

黯淡灘

木綿庵

李庭芝守揚州

江分兵東下

伯顏分兵為三道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綱文天祥遣兵救

常州

今江南常州府

不克綱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

事黃鏞同簽書院事綱元將阿剌罕陷廣德軍四

安鎮名文天祥入衛目阿剌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

淮

蔡之

死之遂陷廣德軍

見上

四安鎮陳宜中倉皇

武定軍

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名文

天祥於平江綱元將宋都解李恆等陷江西州軍都

統密佑逆戰于撫州

今江西撫州府

死之綱元伯顏陷常州

姚訔陳

屠其民知州事姚訔銀通判陳恪都統王安節死之

節死

目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恪劉師勇王安節

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

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

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板

又

日夜攻

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

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死之焯與安節猶

巷戰或謂焯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焯曰去此一步

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

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訔希得上

去此一步非死所

卷八之子。安節堅見上之子也。綱以謝枋得為江西招

諭使知信州。目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

呂氏部曲見上。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

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

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汪州。見上 見文煥與

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

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見上 綱元軍破獨松關。見上

守將張濡遁。目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

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

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帥以

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

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賢之

子所殺。綱元董文炳入江陰軍。見上 綱左丞相雷夢

炎遁。綱十二月詔許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以吳

堅簽書樞密院事。綱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

伯顏不許。且陳宜中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伯

書之死。見上 及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脩好。去聲 岳

見伯顏於無錫。今江南常州府無錫縣 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

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

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

錢氏吳越納王李氏南唐李煜出降皆汝國之法也

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尙何多

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綱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

同知樞密院事綱元伯顏入平江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綱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目陳宜中

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

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敕呂

文煥令平聲通好去聲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

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

學士院高應松不昔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衰又然為

之岳等至高郵見上橋奚家莊為橋登所殺綱以文

天祥簽書樞密院事綱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

之目立初從陳奕守黃州今湖廣黃州府見上卷未奕降立潰會

圍出萬石見上署之帳前元軍畧行取江西立迎戰

於江坊同防也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

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

得於小兒亦失於小兒

朱立死

官銜牙牌書

不盡

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手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綱丙子二年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元阿里

海涯破潭州見上湖南州治潭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

死之湖南州軍皆陷自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城中大

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

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

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曦俯

而上知衡州今湖廣衡州府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

為一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

冠禮也欲令兒曹輩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

人自焚芾命酒醺類之因雷賓佐會飲夜傳合猶手

書盡忠字為號飲達且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圍池

死芾坐熊湘閣名帳下沉忠遺去之金曰吾力竭分

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乎虜囚曰俘汝盡殺之而

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

取酒飲去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

李芾死節

冠禮

楊震死節

李芾闔門死節

沈思死節

曾如驥死節

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勵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音林

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由是湖

南州邵皆降於元寶慶今湖廣寶慶府通判曾如驥亦不屈

而死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

靜軒周氏曰李芾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閭門俱死不辱勇手而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由芾素以忠義獎勸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李芾甫亡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芾在耳則芾之有功於社稷顯不偉哉世之偷生苟免者可以少知愧矣故特以全節予之

綱陳文龍黃鏞遁綱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

林參知政事且日午宣麻見五五卷十慈元殿文班止六

人綱諸關兵皆潰自知嘉興府屬浙劉漢傑以城降

元元兵圍安吉州今浙江湖州府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

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台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

太湖見七八卷二八經武康今湖州府武康縣臨安此縣名屬杭州府縣境

勤玉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

至良淳率眾城守夜就焚盤入聲舍草舍也陴見上上不

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

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

趙良淳死節

徐道隆
死節

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急赴水死。
綱遣監察御史劉臣節奉表稱臣于元目陸秀夫。還
信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
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臣奉
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
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綱常。林遁以
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綱進封吉王。是
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目初召文天
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
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
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
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允容弟如珪提舉
二王府事。綱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綱元伯顏軍阜
亭山。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目伯顏至長安鎮。在杭州府海寧縣西北陳宜中違約不往議
事。伯顏乃進次皇亭山。在杭州府城東北阿剌罕董文炳之
師皆會。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
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

國使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宣中出議降事而使囊

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宣中遁歸於溫

州見上之清澳都綱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

千海目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

次於定海今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元石國英使都統下彪標說

世傑降世傑大怒斷短彪舌鏃窄也裂之於巾子山

在定海縣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綱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目楊應奎

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

張世傑 斷下彪 元伯顏 抗交天

樞密使與吳堅偕待天祥解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

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今江蘇蘇州府或嘉興今浙江

嘉興府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

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

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為辭顧天祥

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朔

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

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

令忙兀台峻都館伴羈摩見二十八卷之綱駙馬都尉楊

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務州今浙江目楊淑妃秀王

與釋從行綱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實餘慶同簽

書院事綱元呂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目枋

得與元戰於安仁今江西饒州府安仁縣矢盡而敗遂奔建寧

今福建山中妻子皆被執綱二月日中有黑子元伯

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回伯顏承制以

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泊都

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名三省樞密

院檄吸○移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

鳴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

待命可也乃止伯顏進屯湖州市在杭州府城西復令呂文

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

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讎

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

惠阿刺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禮

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赦罷官府及侍衛軍綱以賈

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昂節同簽書樞密院事

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謝使如元謝堂逃歸綱

謝枋得安仁之敗日中有黑子

呂文煥表畧

浙江潮三日不至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且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尙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綱浙江湖三日不至且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早席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溫州綱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綱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

徐應灑死節

苗再成說文天

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且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馱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震謝堂高應松庶僚劉哀然三學生等皆行大學生徐應灑標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綱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且天祥至鎮江見上與其客杜潁虎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見上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宗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今江南彼必悉力以扞

吾西兵指揮惟東諸將以通今江南揚州府通州泰今揚州府泰州兵

攻灣頭以高郵今揚州府高郵州寶應今揚州府寶應縣淮安今江南

安府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山名在儀真縣西吾以舟師

直禱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輕也兵且

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

江中一面薄博也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

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即鎮江淮西兵入金陵即建康要

邀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去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納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

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

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縮臺上聲誑也

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

二路分覘諂平去二聲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

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

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合捕文丞

相甚急眾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由通州汎海如

溫州以求二王綱元以阿刺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

安目伯顏北還承制畱阿刺罕董文炳經畧閩浙以

忙兀台鎮浙西治杭州府唆都鎮浙東治紹興府會江西都元

師宋都將方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

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

州縣以追二王綱閩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

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目陸秀夫

薊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名陳宜

中於清澳見上宜中來謁復名張世傑於定海見上

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

御座眾相率與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發

兵除夷以秀王與樸為福建即閩中治福州府察訪使先人

閩中撫諭士民檄吸○微名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

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名二王還臨安宜中

等沉去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見上以嘗

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己功汀今福建汀州府建今福建建寧府

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欵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

南劍見上守臣林起釐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

多來歸兵勢稍振綱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

夜擣元軍不克且帝北行至瓜洲見八二庭芝與才

夜擣瓜

浦才不

軍

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見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靜輒周氏曰是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來之臣子未有謀迎大駕還復舊都之心者獨庭芝與才涕泣誓衆奮志舉事雖夜擣元軍不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故綱目特書以予之也

綱夏五月朔益王卽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如同聽政自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

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綱進封廣土爲衛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名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綱諂江西制置使趙潛招諭使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目詔以趙潛爲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今福建謝枋得爲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今江西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見吳浚爲江西招

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

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綱文

天祥至自溫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使呂

武指豪桀於江惟綱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

公綱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綱罷直學士院陸秀

夫秀夫與陳宜中議不合宜中綱元將唆都陷衢州

今浙江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雷夢炎降綱六月

元軍入廣州今廣東綱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

見綱元將李庭芝姜才赴名至泰州揚州守將

李庭芝姜才死節

朱煥泰州裨反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

東盡陷且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

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

也既而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

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見上上會福州使至庭芝

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

州屬揚州府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

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

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

州裨將偏將也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

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

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

忍殺之宋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

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木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

不泣下。

李姜即張討之節義

雲間張氏曰李庭芝姜才之死即張巡許遠之節義也然張巡許遠雖死而唐室為之再造巡遠之功居多也庭芝姜才既死而宋室之不復興豈李姜之才力未優於巡遠歟曰巡遠之死未敢必平唐室之再興李姜之死未敢料平宋室之不復忠臣惟盡此心而已其他非所討焉

苗再成死節

綱八月元軍入真州見苗再成死之綱元人以太皇

太后謝氏北去太后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

降時壽春郡夫人綱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自阿刺罕董文

炳及忙兀台陵都以舟師出明州今浙江寧波府塔出及呂

師夔李恆等以騎兵出江西綱東莞官今廣東廣州府東莞縣

民能飛起兵會趙潛復韶今廣東韶州府綱冬

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目天祥遣趙時賞等將

一軍趨贛見上以取寧都今贛州府吳浚將一軍取

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綱元呂師夔等將

熊飛死節

熊飛死節

兵度梅嶺在廣東南雄府城北遂入韶州熊飛死之

目趙潛使飛及會逢龍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敗死飛

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

兵敗赴水死綱十一月元阿刺罕董文炳入處州今浙

秀王與釋死節

綱元軍入建寧府屬福建都武軍見綱陳宜中張世傑

奉帝航海自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

及衛士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

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霖晦冥不辨舟得以

進時元軍侵福安王積翁為綱帝至泉州今福建

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今廣東十二月壽庚以

陳文龍死節

泉州叛降元綱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目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化置今福建文龍斬之而

發民固守使部將林華同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

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

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

杭州文龍不食死綱元阿里海涯破靜江今廣西

其民都統馬堅思死之擊破執斷其首猶壘廣西

此皆節義文章

馬堅死節

州郡皆陷。帝次惠州。

今廣東惠州府

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